

雪晴三綠

雪花飄飄，大地妖嬈。天寒地凍，仍有綠色植物迎雪候霜，嶄露本真。抬望眼，無論是華北平原，還是江淮流域，抑或巴楚腹地，高處有雪壓青松挺且直的松樹，寧折不彎的篔簹竹，冬天裏一把火形狀的冷杉……品格高尚勵人志。俯首視，雪中作物伏田地，點點翠綠沾晶瑩，身形雖小不卑微，這就是常見的越冬糧菜。

冬小麥

冬小麥，顧名思義，是與冬天分不開的。白茫茫的積雪將所有的青翠，殷紅，土黃之物，悉數覆蓋其下，不露頭角。四下壞壞，生命彷彿消亡，然而，於無聲處存生機，傾注了田家汗水和冀望的農作物，借助雪的庇護蛰伏，蓄勢而發，冬小麥爭先恐後。

這種禾本科植物，隨着秋收的豐碩登場。田家收罷玉米、高粱和穀子，整好田壤，上足底肥，秋播就開始了，顆粒飽滿的種子一粒粒落進土裏，降雪前，它們的胚芽已經破土而出，莖脈分蘗，匍匐田疇，被大雪攬於懷中，一層白，一層青，一層黃，形成了麥田「三文治」。農諺云：「冬麥蓋床厚雪被，轉年頭枕白饅睡。」積雪潤土保墒，暖麥防凍，滅蟲除

害，清新空氣，名副其實的麥田保護神呀。

當冬陽普照，積雪消融，裹着麥苗的襪襪解開了，露出了青綠嬌嫩的真相。雪映麥綠，那是多麼般配和亮眼啊。為大地添彩，冬日裏麥田才配！麥苗雖然幼小，不等於嬌氣，它們適應了嚴冬的環境，養成既俏皮又堅毅的脾性。這不，冬麥歡喜漫天雪，只笑蟲豸無處匿。待到冬去春來，萬物復甦，麥苗吮足田地的雪露，接着分蘗、拔節、孕穗、揚花、抽穗、結籽，由青變黃，度過完整的一生。

最終，它們也會像雪一般聖潔——白淨綿軟的粉末，彌足珍貴。

小青菜

小青菜在冬日裏多半是孤寂的。秋後，菜田的捲心菜收了，茄子摘了，蘿蔔挖了，水中的茭白也濕淋淋運走了，田裏變得冷清，唯有少數鮮菜留在那裏，一棵棵直立着，似在等待什麼。

它們同屬一個多名稱的家族：上海青、矮腳青、黃心白、奶白菜……形狀相似，高矮不一。

它們往往進不了大棚，在暖烘烘的溫柔鄉，與本不該在這個季節生長的西紅柿、刺黃

瓜、嫩韭黃、香芹菜、紫茄子一樣，安然無恙。朔風勁吹，它們緊緊相擁，抱團暖身；霜打雪降，甜若砂糖，它們張開葉臂，青翠擁白，體內細胞液的糖分上升，口感驟變，田家的用意至深。白居易有詩曰：「濃霜打白菜，霜威空自嚴。不見菜心死，翻教菜心甜。」

終於可以離開菜田了。在城鎮的菜場裏，雪霜後的小青菜成為搶手貨。主婦們就誇兩個字：好甜。取情，人們追求的是小青菜外觀的精緻和味蕾的鮮甜。

菜蔬之甜，在於凌風傲雪的堅守，與高冷灼灼的梅花一樣，香甜出自苦寒來。

雪裏蕪

雪裏蕪又稱雪菜、春不老、九頭芥、冬芥等。蕪是「紅」的諧音，據說秋冬時菜葉一度呈紫紅色，然無緣遇見。

它們本應和其他秋菜一樣，收後洗淨晾乾，紮好入罐，撒鹽醃製，成為過冬佐餐的上好醃菜。但田家並未這樣做，留一些在菜田，支支楞楞的挺招搖。

留菜的目的，依舊是掛霜迎雪，圖個鮮甜。雪裏蕪是一種賤菜，種植面積不大，大棚亦無它們一席之地。至於吃法，袁枚在《隨園



雪裏蕪。

食單》寥寥數語：「一法整醃，以淡為佳；一法取心風乾，斬碎，醃入瓶中，熟後雜魚羹中，極鮮。或用醋燉，入鍋中作辣菜亦可同，煮鰻、煮鯽魚最佳。」雖不金貴，不可或缺。

雪裏蕪在蔬菜園裏緣分好，葉形與隨處皆有的蘿蔔縷、小葉茼蒿、芹菜，以及熱河壩上的山野菜哈拉海等相像幾分，但後者在野外不扛凍，不是凍斃，就是凋謝。雪裏蕪則不然，寒風吹不垮，霜雪凍愈堅，啥時要吃鮮的，到地裏抖落葉上的霜雪，哈味哈味用冰冷的手，割幾棵洗淨，切丁下鍋，那滋味，除了鮮甜，還多了爽脆。

在電視的烹飪節目中，高廚亮招，雪裏蕪可醃食，可鮮炒，可煲燉，做法五花八門，無疑是當紅之餚了。哦，雪裏蕪，雪裏紅！



繽紛華夏 霍無非



《龍之歌》

踏入龍年之際，香港中環大館立體光雕投影節目《綻放大館》再度回歸，今年以《龍之歌》作主軸，巨龍投影在檢閱廣場「穿插」，猶如活生生的彩色巨龍，吸引大批市民前往觀看，為農曆新年添上節日氣氛。

香港中通社

市井萬象

「冷年」與「暖年」



如是我見 姚文冬

春節若來得早，趕在一月下旬，正是大寒節氣，便是一個「冷年」；若來得遲，在立春之後，就是「暖年」了。

「冷年」與「暖年」，只是我的一種自我感覺，與曆法無關。

既涉及冷暖，就與穿衣脫不開干係。小時候，過年穿新衣與放鞭炮、吃餃子、擰壓歲錢，是小孩子喜悅度最高的樂事。過年的新衣，指的是新的單衣外罩，至於貼身的內衣褲，毛衣毛褲、棉衣棉褲，即使換了新的，誰看得到呢？如果遇上「冷年」，是會影響穿新衣的。天氣太冷，大人會讓我們在新衣外再裹上一件舊棉大衣。那時沒有羽絨服、羊絨衣，舊棉衣雖保暖，但把新衣遮住了。大年初一，正是孩子們要用新衣爭奇鬥艷之時，新衣裹在了破棉襖裏，恰似錦衣夜行。記得有一年，西北風像刀子割臉，又像利箭穿透了棉襖、棉褲，母親就讓我在新衣外套上的一件舊的小棉大衣，這件半身的小棉大衣，是母親用穿舊的一件條絨棉襖給我改造的。穿成這樣去拜年，心情糟透了。

那時，大人見了孩子也沒別的話，只會隨口問，過年了，咋沒穿新衣服呢？孩子們就說，忒冷，沒穿。說完，心裏更是涼透了。

「冷年」，小孩子不愛走親戚。有一年，父親帶我去姨姥姥家，在冷風中坐了半小時自行車，腳都凍麻了。姨姥姥心疼地對父親說，咋不歇一個筐，鋪上棉被，讓小孩子坐在筐裏？這話使我羞臊不已，讓我想起那些用自行車馱着的、窩在筐裏的小羊羔、小雞仔，甚至還有小豬仔。

若是「暖年」就不怕了，立春已過，土地鬆軟，河裏的冰都薄了，陽光穿透棉衣，讓皮膚癢癢的。這種時候過年，就能把新衣服大大方方穿外面而不怕冷，好看不說，還一身清爽，走街串巷拜年，和小夥伴們玩，心情像陽光一樣燦爛。

但「冷年」也自有好處，年前年後，院外屋內，都是天然冰箱，魚和肉等年貨掛在屋檐下，凍得硬邦邦，別擔心變質；不住人的冷屋也放了一筐凍梨，酸甜適口，每天都進去洗幾個吃；吃不完的熟飯熟菜，擱在外屋飯鍋裏就可以保鮮，下頓熱熱就能吃。那時沒有冰箱。

「冷年」和「暖年」還有不同，那便是前者年味重，後者年味輕。

那種在大寒節氣前後來到的春節，離剛過去的陽曆年，才不過二十天，那陽曆年，就等於把年味這口鍋揭開了一條縫，香氣撲鼻，一直飄到除夕、春節，又瀰漫到整個正月。「冷年」的正月是漫長的，直到過完，還被裹在陽曆二月裏，人們休閒得心安理得，因為離春耕還早呢，有什麼可幹的呢？據記載，最早的春節是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，去年（二〇二三年）是一月二十二日，差點平了那個紀錄。這樣的「冷年」，年味就彷彿被凍凍、保鮮了，味道濃，而且持久。

而「暖年」因為本就來遲了，人的耐性先就失去一部分。何況，春節後，沒幾天就到了陽曆三月，農閒變短，春耕迫在眉睫。即便不是農人，三月也會使人產生時不我待的緊迫感，早早就會收心。最遲的春節是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日，那時我還在學，忘了當時情景，但有一點不會記錯——這樣的「暖年」，寒假不會放得很長。



HK人與事 黃秀蓮

古蹟隱於鰂魚涌

鰂魚涌，那麼富於漁村風味的地名，也許曾經水清魚肥，未及考據了。此地離我家只一個地鐵站，不意在最繁忙一瞬最熱鬧地段發現了隱世的三級歷史建築。

同窗海外歸來，短租在鰂魚涌英皇道，那天我先往聞名的粥店，恰是正午，只見上班族萬頭攢動從商廈如湧而來，午膳的擠迫匆促濃縮為這商住區一景。店裏生意如湧，簡樸老派的裝修裏飄出粥的氣味，附近食肆同樣老舊，仍在舊樓地舖營生，沁出勤勞的力量。不遠處玻璃幕商廈數座一氣呵成連作太古坊，時尚優雅，更有玻璃天橋凌空。那橋，避免了人車爭路，行人從容就跨越車流，安全穿梭於商廈與地鐵。那不止是一道橋，更是一道風景，讓行人抬頭一望就驚艷。此地混合了簇新與殘舊、街景與山色，哪知道，還有古蹟。

撼動於景色之美，撼動於與這建築相逢。分明知道這建築存在偏又未窺全貌，似曾相識偏又印象朦朧，似在近鄰偏又陌生，似乎高不可攀偏又俯視鳥瞰，如今雖然一知半解，總算一睹廬山，勝於坐電車巴士上層只見小路伸延而莫得古宅門庭。

「這建築物屬於什麼年代呢？房子屋頂有竿，用來插旗，不似私人別墅。」「插旗的是塔樓，正正方方，四條柱，撐住塔頂，四邊通風。」「很舊，但是保養得很好，應該仍有人居住。」「神秘！」「建築對稱，兩邊高，中間低。」「呀，大麻雀！兩隻！」麻雀掠過，不能眼慢，不然麻雀飛遠了。「壁畫最右邊畫了一隻麻雀，寫實。」果然巨翼騰於畫上。山腳畫了一幅壁畫，色彩斑斕，內容概括了此區特色，我們站在二十層下望，居然連麻雀也看到，真奇怪。「蝴蝶飛來了！」蝴蝶二三，粉色輕盈，不可思議地貼近玻璃窗前數次飛過。

奇異的喜悅瀰漫小室，差點忘記了靚粥不滾燙、油炸鬼不脆口了。地理系的同窗對大自然與人文景觀充滿探索的熱情，便一起上網搜尋資料。古建築本是前鰂魚涌學校（Former Quarry Bay School），或稱前鰂魚涌英皇學校，建於一九二六年，已列為三級歷史建築了。學校一九八〇年搬往寶馬山，此地由社會福利署接管，改為培志男童院。後來又改作德育發展中心，歸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轄下，並不對外開放。

怪不得了，這三級歷史建築分明在通衢大道之上，紅塵萬丈裏，卻因地勢略高，門禁森嚴，行人止步，不予公眾參觀，媒體不大報道，好像別有幽獨，原來另有抱負。

建築風格乃新古典主義，立面對稱平衡，富於穩重之美。主體樓高兩層，兩翼則樓高三層，其屋頂建有插着旗杆的塔樓。正門上方的石碑刻有拉丁文「Labore et Honore」，英文翻譯為「Labour and Honour」，即「勤勞與榮譽」。那麼，建築從落成開始已立下意向，奉行至今，「勤勞與榮譽」，榮

譽來自勤勞，榮譽出於自力，並非天授，可謂發揚奮奮，激勵志氣。校訓崇高，對數十年前的英籍學童、繼其後的迷途孩子，以至世界各地的學子，意義同樣深遠。

「吃完粥，再去窗邊瞄瞄。」我們互遞微笑，拉丁文「Labore et Honore」已刻印在飯桌。車水馬龍，青蔥圍牆，百年舊建，古意盎然。古蹟用途數次變更，不離其本其宗，巋然，儘管不同年代入讀的孩子，膚色不同，背景有異，可是這是學習的好地方，校舍有情，菁莪樂育，讓孩子俯仰其中，琢磨品格，切磋學問，磨礪意志。所謂地靈人傑，朝嵐夕照，山中靈氣，與「Labore et Honore」會同刻印在孩子心間。

古蹟除了歲月悠遠外，其中蘊含的歷史變遷、文化內涵、貢獻範圍，同樣值得追溯與深思。今午何幸，既與同窗共聚，又與古蹟相逢在鰂魚涌，內心滿是喜悅。



▲被綠環繞的前鰂魚涌學校，現改作德育發展中心。 作者供圖

奇妙的甲子重聚



人生在線 朱昌文

朋友茶敘，很少像這次那麼令我感到難得和難忘，四個人興高采烈地坐下來，話匣子打開，滔滔不絕，一談就是近四小時，彼此好像還有點意猶未盡，心中尚有許多話想說，皆因其中一位朋友睽違逾六十年，竟在一次偶然機會在網絡上互認聯絡上了，也就促成了這次奇妙的甲子重聚。

事緣一天，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則貼文和一張昔日香港街景照片，內容是一九五九年九龍佐敦道快樂戲院放映《靜靜的頓河》改編而成的電影外牆廣告畫。貼文下有人回覆，說記得當年他仍是小學生，父親帶他去看這套電影，看他後他不知道電影的主題是什麼。我看到人寫上的名字是「尹可瓊」，心頭不禁一動，依稀記得我的已故老上司尹任先的兒子就是這

個名字。於是在他的貼文下方回應問他：「你認識尹任先先生嗎？」過了一會兒，他回覆我：「尹任先是我的父親。」我大感高興，隨即說明自己是誰，並約定他日後茶敘共話當年。

我好奇問楊宇杰，尚有和尹可瓊來往嗎？他答：「自十一歲小學畢業後，從未相遇。我今年已七十三歲，與他分別已六十二年。感謝你能和他聯繫上，希望你安排與他茶敘見面。」人海茫茫，兩位六十多年未見的小學同學居然能夠重遇，這要拜今天網絡科技之賜。

於是，我約了尹可瓊和楊宇杰，加上與二人也熟識的鄭紀農，日前在銅鑼灣一家酒樓見面，心中愉悅之情難以形容，特別是尹可瓊和楊宇杰，六十幾年前兩小無猜，到今天再相見，彼此已是頭髮皆白長者，都經歷了人世間的滄桑變化，所以這次甲子重聚，我們四人既感歡樂，心中也不免有絲絲感慨。六十多年的前塵往事，

短短幾小時怎傾訴得完，有待以後再多聚才可以了。

看着聽着尹可瓊與楊宇杰侃侃而談他倆過往半世紀的豐富經歷，我腦海忽然浮起尹可瓊父親尹任先先生熟悉的影子。祖籍江蘇淮陰的他，一九三六年考入上海《大公報》，先後服務於桂林《大公報》、重慶《大公報》。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香港《大公報》復刊後，調到香港工作，歷任香港《大公報》副經理、經理、總經理，並兼任《新晚報》總經理，直至一九九三年退休。

尹任先在《大公報》服務逾半個世紀，一生愛國愛港，勤奮工作，為新聞事業鞠躬盡瘁。他為人謙厚，光明磊落，樂於助人，扶掖後進，深受員工敬重。他於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七日逝世，享年九十五歲。這位老上司離世至今已十一年多，他的身影和高風亮節仍縈繞我的腦際，我深深懷念他。